



黑河碧血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黑 河 碧 血

——董振堂的故事

张俊彪（执笔）解 放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黑 河 碧 血

——董振堂的故事

张俊彪（执笔）解 放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875 字数90,000

印数1—12,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0094·329 定价：0.38元

编 者 的 话

粉碎万恶的“四人帮”以后，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欣欣向荣。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正在茁壮成长。

少年儿童，今天是祖国的花朵，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主力军。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这套丛书，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这套丛书，由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作者、教育工作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编好。

目 录

第一章	宁都起义·····	(1)
第二章	炮火连天·····	(36)
第三章	告别苏区·····	(75)
第四章	草地雷鸣·····	(113)
第五章	黑河碧血·····	(144)
后 记	·····	(180)

第一章 宁都起义

一

一九三一年的一个冬夜。北风吹打着小楼上的窗户纸，发出一阵阵沙沙的响声。

这是宁都城里一座具有南方特色的小楼房。楼下是一排三间平房，楼上顶着一间小独屋。面南的门上，挂了一条白布帘子，被风不时地撩起来，好象飘在江心里的一张帆。

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就住在这间小独屋里。他一直忙到深夜，这阵儿刚躺在床上，衣服还都穿着，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想到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只恨生不出三头六臂。突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把他惊了一下。对于一位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是时刻也不会松懈自己高度的警惕性的，特别在目前这种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连睡觉也得睁只眼睛，为的是随时能够应付突然事变。听到敲门声，他从枕头底下摸出压有顶膻火的小手枪，屏住呼吸，翻身下床，一点儿声响也没弄出，就光着脚板移到门

后，枪口对住门板，等待着……

“笃笃笃！笃笃笃……”这是一种低沉而有规律的敲门声，董振堂出了一口气，绷紧的心弦稍微松动了一下，低声问道：

“谁？这么晚了才来？”

“是我，老董！快开门吧！”

董振堂听清了，这是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的声音。他慌忙开门，迎上去握住赵博生的手。边往里让，边问道：

“这么晚了来有啥要紧事？”

“出了意外。”

“哪我可以知道吗？”

“废话！”赵博生拍着董振堂的肩膀说，“不让你知道，我深更半夜跑到你这里干啥？”

赵博生和董振堂既是河北老乡，又是多年在一块共事的知己战友。他摸着走到桌前的竹椅边，反客为主地招呼董振堂：

“来，咱们坐下谈吧！”

董振堂原打算点亮豆油灯，一听赵博生这句声低而字重的话，放弃了点灯的念头，便在桌子对过的竹椅上坐了下来。他的上身微微前倾，为的是能把赵博生的话听清。

“老董，我是受特别支部的委托，专门前来通知你的！”

赵博生所说的特别支部，指的就是党在二十六路军中新近建立的党组织，由党中央派来的王超同志负责。王超上次和刘振亚、袁汉澄等同志从上海来到二十六路军，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首先建立了特别支部，分析研究了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的思想状况，确定了党的组织发展和思想教育工作的方针。接着，在宁都城里一家僻静的小酒楼上，以煮鸡吃为名，召开了特别支部秘密会议。王超全面分析了赵博生和董振堂的情况。

“赵博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大革命时倾向左派，国共分家他不满意，试图率领部队上山；此后与西北军的顽固派政见不合，曾想弃官务农。到宁都后的表现是同情革命的，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送总指挥部后，他都叫释放了。罗亚平是湖北人，赵博生也经常问他：‘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象血盆那样大？’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十分不满，曾在军人大会上公开抨击。他主张‘兄弟阋（xi）于墙，外御其侮’。从多方面看，赵博生是不满意二十六路军所处的地位的。而且，在不断努力改变目前极为不利的处境。”

说到这里，王超加重语气道：“赵博生内心活动的主要东西，肯定说是在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若不采取主动的办法接近他是会失去时机的！……董振堂的情况，”刚说到这里，酒馆里进来了几个陌生人，打断了王超的谈话。那几个人瞪着眼睛瞄了一下，见是二十六路军的军官们在请客吃饭，就快快而去了。

王超瞪了一眼那几个贼头贼脑的家伙，问刘振亚道：

“你在董振堂身边时间长了，谈谈有关他的情况吧！”

刘振亚思索了一下，单刀直入地说：

“董振堂这个人，确实是一员虎将，能征善战，有勇有谋，北伐战争中打了很多硬仗，仗仗都打得顽强出色。他对自己要求一直十分严格，从保定军官学校到现在，始终坚持出操下队列，习文练武，从不虚度光阴，看来是胸怀大志韬略，要干一番事业的。而且忧国忧民，对穷苦百姓很有同情之心，对下层士兵经常给以关照和接济，很有群众威望。但他又是个深沉稳重，沉默寡言的将军，内心里想些什么，很难让人看透啊！”

王超点了点头，接着刘振亚的话茬说道：“二十

六路军中除了七十四旅，要数董振堂的七十三旅势力最为雄厚。对待董振堂的争取工作，和做赵博生的工作一样，丝毫不能放松。可是，在组织发展问题上，应当有所先后。当然，董振堂、赵博生能够一起发展更好。如果不能一起发展，首先能够把赵博生吸收进党里来，那对于我们今后更进一步掌握国民党蒋介石和二十六路军的内部情报，以及在高级军官中开展党的发展工作，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他谈完情况后，就把预先拟好的致赵博生的一封信，念了一遍，经大家补充修改后，决定以特别支部的名义，并由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利用工作关系，凑机会递送给赵博生本人。会上还做出一项决定：刘振亚负责做争取董振堂的工作。……

只隔了几天，特别支部就接到了赵博生和董振堂二人同时提出的入党请求。经研究立即将他们请求入党的情况上报中央。九月份党中央根据情况，批准赵博生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做好董振堂的思想工作，和继续开展二十六路军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做了具体指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王超调回上海开展活动，特别支部由刘振亚同志担任书记，袁汉澄同志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王铭五同志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同时又建立了官长支部和士兵支

部，并决定刘振亚与官长支部保持联系，袁汉澄和士兵支部保持联系。打那后，二十六路军中党的活动就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这些情况，董振堂当然是不了解的。因为当时党的活动还是极其秘密的。他只知道赵博生已经入党了，也懂得党内的秘密不好打问，所以刚才听赵博生说有意外情况时，才说出了“我可以知道吗”这句话。当他听赵博生说是受特别支部委派，专门来转告他的时候，只觉得一个热浪朝心头扑来，浑身都在发热了。

“老赵，你是了解我的。”董振堂在竹椅上动了动身子，斩钉截铁地说，“党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我往前冲的话，你尽管讲出来，即便是刀山火海，我也决不推辞！”

“老董啊，党是了解你的，信任你的。你听说了吗？”赵博生停了停，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南昌行营拍来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

董振堂大吃一惊，插话道：

“这事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是怎么知道的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赵博生尽量压低声音

说，“王超同志被党中央调回上海工作，临走时，带了党在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工作的两份重要材料。他路过南昌时，本来打算把材料交给党在南昌的秘密交通站，再转送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谁知交通站已被敌人破坏了，材料就被误交在敌人手里。王超同志也被捕了，现在死活不明。”说着双手拢住火柴划着，遮住亮光点燃香烟，吸着说，“当天，蒋介石南昌行营就发来了那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幸好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师长李松昆也住在城外二十五师师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就把电报直接交到我手里了。”

董振堂听到这里，才呼出一口气，跟赵博生接着一支烟，边抽边问：

“电报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当即把电报交给党的特别支部。”赵博生接着说，“特别支部召集了紧急会议，研究了这个突然事变，决定尽快举行起义。党组织一方面派袁汉澄连夜赶往瑞金叶坪，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毛主席汇报，请示起义事项；一方面指示要我设法敷衍蒋介石顶住南昌行营的压力……”

“你用什么办法应付南昌哩？”

“我当即给南昌拍了个‘遵令即办’的电报。”

“好，这个办法好！”

“好是好。可人送不到南昌，你想蒋介石能罢休吗？”

“他不罢休，还能把咱怎么样！”

“怎么样？蒋介石可是个老奸巨滑的大流氓呀！什么手段使不出来？”赵博生继续说，“今天是十二月九日吧？从五号到九号，才隔了几天？蒋介石没等到咱们把人送去，又派来了一架飞机，带着那两个材料和亲笔手令飞到宁都城外。那个驾驶员是蒋介石的心腹，牛的了得！他坐在飞机里连动也不动，声言要照会负责二十六路军全部工作的赵博生哩！说什么要叫赵博生立即赶来，有委座（指蒋介石）机密手令要面交赵博生！口气很大，十分蛮横！……我去了，见了那个驾驶员，他交给我一个密封的文件袋，并要我立即将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人押来，他用飞机带去面交蒋介石……”

“你把那家伙怎么处理啦？”董振堂呼吸急促起来了，显然是由于紧张和气愤。

“我本来想把那家伙一枪给崩了！把那架飞机给扣下来，送给红军去。”赵博生顿了顿，说，“可是又一想，还不行。得先把蒋介石的心给稳住，咱们好有个周旋的余地呀！于是，就对那个驾驶员说：‘请你回去报告委座，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三名共党

分子已于前天逮捕押送南昌了，现在正在路上’……”

“把那架飞机放走啦？”

“放走啦！”赵博生说，“我撕开那个密封的文件袋，发现里面装着咱们失掉的那个材料，即二十六路军中我们党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两份文件。还有蒋介石的一道手令，要将二十六路军中的所有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胃口还真大呀！”董振堂嘲讽了一句。

“不算小啊！”赵博生又说，“我把材料和蒋介石的手令，当即交给了党组织。又给蒋介石拍了一个‘遵令照办’的电报，让他老贼坐着等去吧！……”

“不过，情况还是相当严重的。”董振堂听到这里，禁不住说，“你看看，这就是二十六路军的处境！蒋介石过来过去，是想把咱们逼住困守在这里，最后再除掉！北上抗日他不让去，打回北方他也不让去，现在又要下毒手了！这真是把人逼到了绝路上，只有武装起义这一条生路了！”他说着在桌子上用指头敲了一下，发出“梆”的一声响。停了一下，又问，“不知派去跟中央联系的人回来了没有？再不能等了啊！”

“是的，这是到了最后的时机了！”赵博生显得异常激动，浑身都在用劲儿，直压得竹椅咯咯吱吱地

响。“要是再等待，就等于是束手待毙！谁知道蒋介石现在又在干着什么呢？……”

“当然，一刻钟也不能耽搁了！”董振堂有点着急了，催问道，“下一步怎样干？你是怎么打算的？党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快说吧，我们得赶紧行动起来啦！还等什么呢？”

“袁汉澄已经带着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回来了。”赵博生兴奋地说，“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答复是：用最大努力争取全部起义，万一不能全部起义，七十三旅和其他党员能够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已暴露了的党员随起义部队到革命根据地来，未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下去。”

“起义的具体时间定了没有？”董振堂急切地问。

“定了！”赵博生一字一顿地说，“十二月十三日夜十二时正式暴动！”

“十二月十三日夜十二时正式暴动！”董振堂用十分庄严的声调重复了这一时刻，这是一个他探索、寻求了很久的伟大时刻啊！他怀着一种激动万分的心情，声音震颤着说，“我们总算有一个出头之日了！”

“是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赵博生又说，“朱德、叶剑英同志还指示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

将宁都的地方反动武装头子黄才梯、严维坤逮捕起来！”由于过分兴奋，使他的呼吸十分急促，说几句就得停一下。“另外，为了确保和配合起义的胜利，中央军委还决定派红军第四军，开到宁都东北二十里的会同地区，以监视和牵制广昌县境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时，又派刘伯坚、左权、王稼祥等同志，携带电台到固厚圩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联络指挥……”

“我们找刘主任找得好苦啊！”董振堂在心里叫道。刘伯坚曾在北伐时期的西北军中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董振堂和赵博生都跟他很熟悉。后来，他被蒋介石的“清党”赶出了西北军。但西北军的广大官兵，至今还亲切地喊他“刘主任”。刚才，董振堂听赵博生说刘伯坚要来彭湃县，高兴得几乎要大声喊起来：“我们又要见到刘主任喽！”

“你先别喊嘛，还有让你高兴的事情哩！”

“还有什么？你快说呀！”

“中央军委还给咱们带来了一幅军事地图，把部队起义后的行军路线和沿途敌我势态都标明了！”

“快说，还有什么呢？”

“还给咱们派来了两名红军同志，担任起义时的向导！”

“还有呢？”

“什么都给你想到了。”赵博生笑道，“还有的话，就是你董振堂和我赵博生二人，怎么为实现这次起义而冲锋陷阵，战斗到最后一刻呀？”

董振堂激动得再也不能抑制自己了。他忽地一下站起来，不料连竹椅都被带得扔到墙角里去了。在透过窗户纸的微微曙光中，他握紧了铁锤一般的拳头，仿佛一拳要砸烂整个黑暗腐朽的旧世界似的，“嘭”地击在桌子上，对着赵博生说：

“只要是为着共产党的事业，我董振堂冲锋陷阵，战斗到最后一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信，你赵博生用枪托子揍我的屁股吧！”

赵博生也站了起来，抓住董振堂的手，语意深切地说：

“董振堂同志！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在这次起义中接受党的考验吧！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在这次起义胜利后，你就会成为党的一名坚强战士的！”

“我相信，党一定会接收我的！”

这声音，是黎明前，一位久经沙场的军人，带着一种特有的兴奋和颤动声调说出来的啊！……

二

天亮了。董振堂把赵博生送出好远，才呼吸着凌